

【时尚文化】出品

认准时尚文化，阅读精品图书

华尔街不是天堂

逃离 华尔街

孟悟 著

直击

华尔街的内幕生活

国有资产流失海外的内幕

华尔街的圈钱手段

华尔街里中国女人的情感历程

聪明的中国女人商战进退诀，演绎华尔街的强势玫瑰。
躲在权钱背后，让爱充满世界！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【火尚文化】出品

认准火尚文化，阅读精品图书

华尔街不是天堂

逃离 华尔街

孟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逃离华尔街/孟悟著. —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
2011·11

ISBN 978-7-80765-544-2

I·①逃… II·①孟… III·①长篇小说—中国

—当代 IV·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0961 号

逃离华尔街

作 者 孟悟

责任编辑 陈莹

策 划 火尚文化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
邮政编码 450011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
承印单位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250 000

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楔 子	1
第一章 她的角逐	2
第二章 他的阴谋	89
第三章 他们的苦难与归宿	119
后 记	232

楔子

“何霜要海归，你知道吗？”秦桑在电话里慢悠悠地问叶梅。

“这不奇怪，如今这时代流行海归，只要是能独立行走，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都想去中国挖一斗金子。”叶梅一点都不吃惊。

“何霜要嫁人，你知道吗？”秦桑依然在电话里慢悠悠地问叶梅。

“这不奇怪，现在正是春天，小鸟在歌唱，花儿在开放，女人这朵花更需要春天开放。”叶梅依然不吃惊，淡定得像明媚日光下的一朵白莲。

“你知道她要嫁给谁？”秦桑开始朝汤里下料了。

“谁？”叶梅立刻竖起了耳朵。当答案硬生生地落在她的耳边时，她尖叫两声后立刻晕倒，又立刻醒来，相隔十万八千里对秦桑翻着白眼问道：“如今是流行造谣还是流行复古？”

叶梅依然记得不久前才见过面的何霜。大脑正常的何霜，一场突发事故让她回了趟中国。“莫非一趟中国之行就让她被换了脑？”叶梅问秦桑。

她们开始回忆两次聚会的每个片段，片段从华尔街开始……

第一章 她的角逐

1

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。

华尔街街长不过一英里，两旁巨楼林立，把中间的街道夹成了峡谷。这峡谷就是美国的金融中心，无数大银行、大财团聚集此地，已经辉煌灿烂了一百年。如果不急着赶路，慢慢走在华尔街上，在长长的峡谷中仰起头来，只有一线诱人的天空，不见一丝阳光。旭日东升或夕阳西落时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会有一束极亮的金光斜照在巨楼的幕墙上，折射光落在眼里，恍惚间，会让人突然生出莫名的伤感：周遭这一切是过去的辉煌还是今日的光芒？轰的一下，阳光不见了，过去的辉煌和今日的光芒也都不见了，让人涌起一种“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”的慨叹。华尔街又陷入了惯有的阴暗之中。

MGS 投行总部大楼前，一把大红伞出现在叶梅和秦桑的眼前，撑开了一片烈火燃烧般的艳红。叶梅知道，大红伞是 MGS 投行的标志，她说：“难怪 MGS 投行的广告总是扮王婆吹嘘：把你的钱放在我们的伞下最安全。这年头的广告谁信啊！红的洗成白的了，白的染成黑的了。我现在是没钱放在你的伞下，一堆阎王爷的纸钱你要不要？一头纸牛两匹纸马朝你奔来你要不要？”秦桑吓道：“我们才见面你说话就这么不吉利，何霜还在里面上班！”何霜笑道：“没事的，我们三个还搞什么忌讳，我喜欢叶梅的直言快语。”抱怨归抱怨，但叶梅还是想在大红伞下照相留个纪念。何霜说：“别折腾了，咱们还是上楼吧。”

三个人走出电梯，何霜在二十二楼推开一道华丽的红门：“这是我的办



公室。”这是投行副总裁的办公室，叶梅和秦桑走进来了，迎面是一扇丈高的玻璃窗，窗外的景色一鼓脑地抢进来，铺开了一轴没有边际、鲜媚的长卷。越往前走画面越深邃，深得可以把人吸进去，融入曼哈顿那无边的风景。站在窗前朝西望，可以遥看到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的背影，小得像个拇指姑娘。

“这就是华尔街的风景，我们的何霜是风景里的丽人。”叶梅对何霜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当年读中学的时候，何霜就有着与众不同的聪慧。秦桑眼里的光一半是敬仰，一半是羡慕。她说：“那时候我妈动不动就说，计划要远一点，目标要高一点，向人家何霜学习。可怎么学，我们一样的学校，一样的老师，何霜怎么考都是全年级第一，也没见她熬过夜。”

何霜的谦虚一点都没有变。她笑道：“你们把我说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，我是神人吗？我跟你们一样，在美国还不是熬夜苦读，考试前的压力，论文交不出去的压力，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压下来。”何霜到美国的第二年就转学到哈佛，拿到了全额奖学金，在哈佛读书的压力也让她挣扎甚至绝望过。

叶梅说：“你又在气我们是不是？谁不知道你读的是哈佛。如果我去哈佛，还没读到学位就已经一命呜呼了。”秦桑接口道：“就是，我和叶梅读的三流破大学，你不知道，我在飞机上同人聊天，人家问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，我只好把学校的大名报上了，居然没人知道我读的学校是养牛的还是放羊的！在这么个破学校拼小命读出来的成绩也比不过何霜。”叶梅在一旁感叹：“我读的那学校在我们州还算叫得响，到了外地没几个人听说过。这几年我们学校出血挖健将，好不容易篮球打上去了，进了前十，知道的人才多了点，不过就是打一全国第一，也不能同何霜的学校相提并论。”何霜摇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还比来比去，我们三个聚在一起容易吗？”

2

何霜她们三个在中学时代就是好姐妹，经常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悄悄话，

女孩子的小心思好像永远也讲不完，像春天里缠绵轻柔的柳絮，彼此分享着成长的喜悦和羞涩。在她们对上海的记忆中没有地铁、高架桥、新天地、博览中心、东方明珠、陆家嘴金融贸易区，而是夏日梧桐树下的荫凉、拥挤的公交车、区少年宫比赛。后来她们都读了大学，何霜选了北京最好的大学，叶梅去了南京，只有秦桑死活不想离开上海，因为家里太舒服了，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像只吃人的老虎，为了避开老虎，她干脆在上海的一所大学走读。读大学的时候，秦桑萌发了去美国的想法，也不怕有更大的老虎在远方张着血盆大口等着她。几年后，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到了美国，经历了读书、毕业、找工作、遭遇男人。十二年天涯路，各有各的故事，少的是阳光暖风，多的是冰霜雨雪。

如今三个人各有各的家，散在美国的东西南北。何霜是纽约的单身贵族，一个人潇洒自由，跑遍了全世界有名的景点，但一个人也孤独寂寞，生病的时候连递杯水的人都没有。叶梅的家安在中西部的小城，开上三个小时的车可以看见太平洋的波光。秦桑所在的那个南方老城离大西洋很近，几百年的历史风雨，处处都透着沧桑岁月的痕迹。

这些年大家都在忙，三个人很长时间都没有彼此的音讯。有一天，还是叶梅说：“我们聚一聚吧，现在世界这么乱，一会儿地震，一会儿海啸，一会儿火山爆发，谁知道哪天又蹦出来一个拉灯的，拉来一个‘9·11’，我怕我们当中有谁提前壮烈了，连遗言都没留下。”于是三个人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又尖叫，她们都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发泄，太多的故事需要分享，多少年来的郁闷、绝望和伤痛需要彻底释放在阳光下。因为她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，不用化妆，不用表演，不用戴假面具，甚至可以撕开衣服——不怕你看见我身上的伤疤。

秦桑倚在窗前看了半天，一边打望一边赞叹。她问何霜：“这河是不是哈德逊河，河对岸就是新泽西？”何霜笑道：“对，我几年前租的公寓就在河对岸的新泽西，每天坐渡船来上班。”叶梅说：“我知道，那时候你还没买房子，华尔街寸土寸金，公寓贵得吓死人。”“如果不是‘9·11’，我们早买华

尔街的公寓了。”何霜转过身，递给她们俩一人一杯咖啡，然后开始语调平静地讲自己的故事。

“9·11”那天，何霜从丹麦出差回纽约，飞机已经盘旋在纽约上空了才知道世贸大楼被炸了。肯尼迪机场紧急戒严，飞机落不了地，只好临时改道北飞，最后落在加拿大的某机场。飞机上的乘客一片哗然，机舱里弥漫着哭声和尖叫声，太多人与被炸的大楼有关。一个妇女惊恐地号叫：“我的孩子啊，你在哪儿？他今年才从耶鲁毕业，天天都在世贸上班。”一个男人哀号：“我最好的朋友在世贸大楼，我这次来纽约就是为了参加他的婚礼。”空气中似乎没有了氧气，而是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毒气。何霜失了神，青了脸，神经快断了，心快滚出了胸膛。何霜当时的办公室就在世贸大楼的七十四层。何霜说：“我的这条命如果不是因为丹麦的公差，肯定早就挂了，但是他……”何霜的眼睛红了，提起相识两年的男朋友，声音发抖，她说：“他是SEC（美国证监会）的人，SEC的办公楼是世贸大楼的附属楼，如果那天清晨他不去找我，而是待在自己的办公室，他肯定不会死！”

“难道他不知道你去了丹麦？”叶梅小心地问。

何霜吸了吸气，整个屋子似乎都充斥着二氧化碳。她拼命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声音说：“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吵架，我搬出去了，是他的同事告诉我的，那天清晨他去了我的公司……”世事总是无常，人生过于仓促，再多的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，转瞬即逝，回首打望，已是万境皆空。

三个人说着，觉得人一生奔波辛劳，诸多苦难纷至沓来，不是生老病死便是生离死别，那些花好月圆、良辰美景总是匆匆而过，抓都抓不住。

何霜说：“如果我们没有吵架，他不会死，但是我会死。如果我不是因为赌气，就不会去丹麦出差。你们不知道，我每天凌晨六点就在公司了，世贸大楼九点被撞的。”叶梅叹道：“这是老天爷给你的命啊！老天爷暂时不愿意收你，所以你没有变成‘9·11’的冤魂。”

秦桑抱住何霜说：“我不许你死！你如果死了，我就是生不如死。”叶梅翻了翻眼，在一旁笑道：“别肉麻了，我就不信你老公在你心头还不如何霜？”

秦桑哼道：“老公死了还可以再嫁，从小长大的朋友，那份知心的情谊你上哪儿找去？”三个人似乎都有此同感：男人真的靠不住，一辈子的事还得靠自己。

3

何霜从哈佛毕业后先折腾了一阵，坎坷了一阵，阴暗了一阵，后来才见了点蓝天和光明。当她开始在华尔街搞证券，拿着百万美元的年薪加奖金，谁都羡慕她的成功。她在曼哈顿买下豪华公寓，那公寓可以俯览中央公园，两室一厅两百万美元；她在康州的郊区还买了栋度假别墅，背靠森林，面向湖水。“你这个万恶的资本家！”叶梅总是这么嘲弄何霜。后来何霜嫌太累了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她有二十个小时都在交易台。后来她将重点改为投资上市，还是一样的心累身累。叶梅和秦桑只是看见何霜那耀眼的收入——太刺激人的眼球了，叶梅总是说，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我真想抱着毛毛熊撞豆腐墙。秦桑说，去撞你的大头鬼吧！就算你撞得比爱因斯坦的头还大，也比不上何霜。叶梅故意装出郁闷的样子说，差别嘛，比头发长还想得通，比火车长就想不通了。何霜听着打心眼里高兴。她们是她的好朋友，她们怎么说都让她开心，平时嫉妒她的中国人可多了，动辄就说百万年薪在华尔街算什么，不就是一端茶递水的丫头吗？高级一点，袭人平儿的档次，可以给夫人们传传话，冲破了头，满脑袋的血也当不了王熙凤。叶梅说，这世上有多少人可以当小姐和夫人？还想当华尔街的贾老夫人呢？算了吧，多少美国人撞破了鼻子眼睛，就是一张脸变成平面几何图也当不了大王。秦桑紧跟着也说，打工打到这份上也算半个皇帝了，全世界千千万万双眼睛都盯着你何霜的位置呢。

那个傍晚，湖水泛着动人的波光，无边的风景在霞光中荡漾。叶梅和秦桑站在何霜郊外别墅的沙滩上追问：“你到底有多少钱？”何霜摇头：“钱多有什么用，如果钱能买来光阴，我一定要穿越时空隧道，追回那个该到人

间的孩子。”她一直都在追悔、痛惜那个失去的孩子。叶梅她们到现在才知道，何霜在国内有过一段婚姻，并且流过一次产。那是何霜的伤心事，不堪回首的伤心事，何霜对她们瞒了十二年。有时候何霜都不敢相信，十二年就这么过去了，生命中经历的一些事，或大或小，或轻或重，全部聚集起来沉入了心底，有了铁石一样的分量，有了黑白木刻般的锐利效果，一直伴随着她，一直都是那么清晰。

4

何霜的出国路走得异常艰难，意想不到的艰难，一路的泥水和尘土，漫天的狂沙和迷雾。叶梅和秦桑就不像她这样，尽管她比她们聪明，托福 GMAT 成绩比她们高，学校比她们好，口语比她们棒，可叶梅和秦桑走得非常快，抬头就是目的地。可就像是上天故意捉弄人，何霜却没有这个命，她的签证折腾了一次又一次，美国大使馆高高的大门，黑漆漆的栏杆，熙来攘往的人群，一张张失望的脸，一声声低沉的叹息，一双双眼睛里的黯然，蓦地闪过一丝微弱的光，像炭火，很快又熄了，只剩下一片漫长的死寂和黑暗。何霜永远记得护照上那些拒签的印章，紫红色的拒签章一个叠一个，叠成了一对对嘲笑人的三角眼，展露出挥之不去的轻蔑之色。她还能坚持多久？她不服气，她不甘心。在她第十次被拒签的时候，她的脑子空了，腿像棉花，身子软成了一摊泥。

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天，没有云的天空寂寞空旷，梧桐树沙沙地响着，灿黄的叶子漫无目的地飞着，那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凄美。又是秋天了，是成熟的季节，回忆的季节，更是伤感的季节。秋风萧瑟，草木摇落，悲凉的气氛无处不在，更加剧了她的失落感。有一天父母对她说：“算了吧，别出国了，嫁人吧。”哥哥也在一旁帮腔：“总是给人家领事馆送钱，你又去不了美国，长期下去总不是办法吧？”她接受了嫂子的安排，嫂子有个朋友的亲戚是税

务所所长。嫂子咧嘴笑道：“那小伙子我见过，个头高高的，长得也挺不错。”

相亲那天，何霜没化妆，头发也没做，随随便便抓了件粉绿色的裙子穿在身上，反正自己长得又不漂亮，也没心思打扮，她希望对方看不上她，免得家人再骚扰她。等见了面，她看见男孩子长得挺精神，干干净净的，感觉自己还是应该收拾一下，至少也是一种尊重。男孩叫韩辉，税校毕业后一直在税务所工作，因为成绩突出，很快提拔当上了所长。何霜自己是名校毕业，免不了有些文凭情节，总是忍不住想，他要是有个名牌大学的文凭就完美了。韩辉对何霜有感觉，似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她，第二天主动给她打电话：“我能请你看场电影吗？”何霜不喜欢进电影院，不喜欢吵闹的餐厅，她喜欢在外滩的黄浦江边上走走，他就满心欢喜地陪她走，吹吹风，看看风景。那时候，浦东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建设，巨大的挖掘机，轰轰隆隆的推土机，机器的轰鸣掩盖了一切声音。这些让他们既兴奋又失落。对于浦东，他们有着共同的记忆。小时候去浦东春游，一片悠然恬淡的乡村风光，金灿灿的油菜花，波光微绿的水田，倒影里摇曳着树荫；扎着青花头巾的农妇在自家地里劳动，桃花如霞，在她们的身后纵情开放。

5

他们谈了半年的恋爱，韩辉热情澎湃，何霜却总是不冷不热。对韩辉的热情和主动何霜没有拒绝，在随和与被动中接受了，尽管他不是她理想中的人——她理想中的人是什么，她自己也不清楚。她的美国梦还没有实现，她不甘心，但没有办法，如今身边多了个体贴你、关心你的人，时不时给你清风朗月，你不可能回避芳香和甜蜜、光明和温暖吧。和韩辉在一起，何霜还是开心幸福的，韩辉是讲笑话的高手，经常把她逗得笑倒在沙发上，肠子都快被剧烈的呼吸扯成几截了。他还擅长讲恐怖故事，诡异惊心，妖蛊离奇，如果再配上月黑风高，经常把何霜吓得主动投怀送抱，正中了他的心意。

有一天，韩辉对何霜说：“我爱你，想永远照顾你，我们结婚吧。”窗外是九月的蓝天，蓝天下的月季花开得缤纷灿烂。何霜笑了笑，没有说不，也没有说是。但他吻他，爱抚她，然后抱她上床。何霜没有拒绝，也就算是一种默许吧。不管过了多少个春秋，何霜还是忘不了那一天，婚礼的前一天，她收到老天爷的贺礼——她曾经梦寐以求的全奖，美国西部一所大学给了她全额奖学金。她笑着，把全奖通知书锁进娘家的箱子，挥一挥手，再见了，再见了梦一般的少女时代，从今以后把美国梦一刀斩断，一心一意当人家的好妻子。

那年国庆节，韩辉给了何霜一个盛大的婚礼——奔驰车、花童、红玫瑰、五星级宾馆。漂亮而柔软的婚纱水一样流过她的肌肤，满满一厅的衣香鬓影。她努力说服自己，这就是幸福，幸福就该是这样。她脑子里条件反射般涌出一串英文单词，一串有关幸福的单词，她当年准备托福时背过的单词：blithe（无忧无虑），jovial（快活），blissful（幸福），exhilarated（兴奋不已），它们像夜空里的星星一样焦虑地闪动，又像残秋的寒风带走一地的落叶。是托福的词汇还是她的词汇？她有些眩晕，一屋子的笑脸都像隔在一层纱之外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她仰了仰头，对新郎露出一个幸福的微笑。

6

婚后何霜常对着镜子说：“我还能怎么样？我长得又不漂亮。书读得好又怎么样？反正美国是去不了。我丈夫是税务所长。”沾税务所长的光，他们免费去了一趟新马泰。碧海蓝天下，雪一样的细沙，蓝宝石一样的海水，餐桌上奇大的螃蟹，黄昏棕榈树最美的绝唱……回家的路上，他们绕道去了澳门。何霜第一次上赌场，开始运气很好，后来又都输光了，但她还是赌得很开心。

何霜知恩图报，努力接受韩辉的各种爱好，特别是足球。她从来没有对

足球产生过一点兴趣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一群人乱哄哄的，像出笼的野兽一样抢一个球，却半天进不了一个球。而篮球总是有进球，高潮不断，随时都有令人叫绝的精彩瞬间。还有体操，优美而惊险，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凝固成绝美的雕塑。自从认识韩辉，何霜开始看足球了，跟着他看世界杯，意大利甲级联赛，然后是全国甲A联赛。她甚至陪他去体育场观赛，随着人群狂喊某个人下课，或者大骂某个裁判滚蛋。瞬间的快感过后就是无聊，何霜开始感觉天空没有了色彩，心里越来越空落无着。她发现她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
“这就是我要的生活？就这样生活一辈子？无风无雨，我喜欢吗？”这一问，何霜吓了自己一跳。夜深人静，窗外的月牙儿像一双眼睛看透了她的心，往事像尘土里飘出来的灰蝙蝠列队成阵地在她面前飞舞，一转头就不见了。

“只要心在，梦就在。只要自己还没有放弃，这个世界也不会放弃你。”一打开电脑就是叶梅从美国发来的邮件，再点开另一封，是秦桑同样的激励，同样的豪情万丈：“美国属于你，你也属于美国，不要放弃美丽的梦想，我们在这边等你飞来！”何霜苦笑，叶梅、秦桑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结婚了。何霜吸了一口气，又吐了一口气，开始在键盘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道：“我和韩辉结婚了，没有及时告诉你们，是怕你们读书忙，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，以后大家见了面，会详细告诉你们的。他爱我，我也比较满意他。我们正天天期待着未来孩子的降临……”她忽然紧咬起牙关来，坐了半晌，猛地一按鼠标，将给叶梅、秦桑的回复删成了空白。不知为什么，她不想告诉她们。

门铃响了，打开门，门后露出母亲微胖和蔼的脸。“何霜啊，老妈什么时候当外婆啊？妈现在身体还行，给你带小孩一点问题都没有。”“我们也没避，顺其自然。”何霜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天。“没避就好。”母亲松了一口气，欣慰又回到她的眼睛里：“女人迟早要生孩子，早插秧子早打谷子。现在这个社会不好，流行什么丁克，身体好好的，要丁谁啊，克谁啊？那些不要孩子的事业女人是最糟糕的女人。因为你是个母的，你的天职就得下蛋。”何霜的目光一直落在窗外的天际上，她似笑非笑道：“是啊，我看见所有的人都在努力，而我却等着当母鸡。”“没有办法，女人迟早躲不过这道关。”

这是母亲的世界观。今晚韩辉在外面有应酬，何霜说话也就没了顾忌：“女人和母鸡还是有区别的。我为什么要生孩子？妈，晚一点不行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，叶梅和秦桑都在美国读书，她们的成绩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如我，托福、GMAT也考不过我。”“她们走了，她们有这个命。”“我就不信我没这个命！”何霜的眼睛红了，母亲的眼睛也红了：“你还要怎么样？你哥嫂下岗后一直没有工作，也没钱做生意，要不是韩辉，他们现在的餐馆会这么红火？你爸的身体一直不好，他那个破厂报不了医药费，要不是韩辉，你爸连医院都不敢进。你想想，如果没有韩辉，我们有什么？”“妈，你别说了。”何霜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个微笑：“我会给他生孩子的。”

7

生孩子是一回事，梦想是另外一回事，何霜从来就没彻底死心过，梦里魂里总有一座桥，桥那头是美国的商学院。她瞒着家人，偷偷与美国方面联系，像个里通外敌的特务。她又拿了全奖，精诚石开，她拿到了可以上飞机的签证。

岁月是条长河，往事都是岸上的风景。何霜不想往后看，但过去的一幕幕全在她眼前翻滚。她在北京读大学时交了个男朋友，每个周末都会到他家好好吃上一顿，大学毕业后她自然就留在了北京。刚上班还没两天，男朋友就催她结婚。何霜说，再过几年吧。男朋友说，我快三十了，父母还等着抱孙子呢。何霜那时年轻，头上长角，听了便说，我成什么了，我可不是你们家续香火的工具。男友说，怎么，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赖在北京的了？站稳了脚跟又想攀高枝了？何霜声音比他高，我上海户口还赖你这满城黄沙的地方？

好好的一对鸳鸯就这么散伙了。何霜哭了一场也就算了，可能还没有爱到死去活来的地步。叶梅给她打电话：“吹了好。回上海吧，我们都想你。”但何霜想留在北京考托福和GMAT，这种洋考试一碰就是“三光”政策：钱花光，时间用光，精力耗光。她在北京没有家，只好挤集体宿舍，一张床，一张书桌，

破旧的窗户，灰暗的墙壁，除了一台老式收录机，连电视机都没有，看得来京出差的秦桑凄然心伤。她跟叶梅一个口气劝何霜：“回上海吧，至少还有家。”何霜摇头说：“你们知道我那个家，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家来北京？”秦桑知道，当初何霜留在北京，就是想避开那个家；嘈杂，拥挤，鸡毛蒜皮的争吵，小市民的闲言碎语总是在空气里起伏翻腾。秦桑的母亲早就说过：“可惜了何霜，那么聪慧的孩子，怎么生在那么个家里。”何霜宁可在北京苦熬。冬天还好过，夏天，宿舍西晒，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蒸笼里的饺子，屁股上生出了疖疮，疼得像坐在刀山火海上。苦读总是有代价的。她坐在桌前，看好时间，一套连一套的全真题她跟它们拼了。她选了这条不归路。在何霜的号召下，叶梅和秦桑也踏上了考托福的征途。

纽约的冬天很冷，寒风扑过来像飞刀，但何霜还是觉得冷不过北京的冬天。她想起那年的十二月，她骑车去中关村上课，北风像满嘴獠牙的妖怪咬着她的脸，地上的残雪已凝成薄冰，她没看清，一拐弯就摔了出去，肘关节先落地，钻心的疼，她挣扎了半天都没起来。漆黑的夜，冰冷的天，大街上匆匆的行人。我要去哪儿？她问自己。何霜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她只能坚持。十多年后，她对叶梅说过：“北京学习条件好，生活虽然艰苦，但人很专心，没有外面的干扰。我以为我很快就能考完，很快就能拿到签证，等拿了签证再回上海和你们告别。只是没想到你们两个比我还快，我回上海的时候，你们都去了美国！”叶梅说：“我们当时也没想到，你成绩那么好怎么就走不了。”秦桑说：“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惨的人了，从北京签到上海还是吃闷雷。”何霜说：“没办法，我只有嫁人，看见我妈那张苦瓜脸，我嫂子那张鸭子嘴，我就想跳井。”

老天总是捉弄人，何霜嫁人后拿到了签证。韩辉那段时间很忙，早出晚归，因为要协助公安局破获一个经济大案，几天几夜没有合眼。等案件告一段落，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时，他最想的就是好好吃一顿饱饭，看看周星驰的电影，再和老婆亲热亲热，哪料到一回家便是何霜的突然袭击——她说她要去美国。

8

韩辉最初还不信，以为何霜开玩笑。知道真情后，他想控制情绪也控制不住了，加上几天来的疲惫让他暴跳如雷：“我哪点对不起你你要离开我？别当我不知道，你嫌老子文凭不高，不会吐屁洋文，你自己去吐好了，吐你妈的洋屁股文！”知道是自己的错，何霜忍着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我并不是故意瞒你，我也不想离开你。我的奖学金很高，我可以把你接到美国，我们可以在美国养孩子，可以在美国安家。”“呸！美国是家吗？局里明年就送我去党校学习，你让我‘叛逃’去美国？你知道多少人贪着我的位置？”他指着何霜的鼻子喊道：“我稀罕你接我到美国，稀罕你养我？我堂堂正正的在中国做人，不想到美国去当牛当马被人欺负。你还以为你多高级？”何霜站不住了，眼前是没有希望的黑，她明白了，他们之间横着一条河，河上架不起桥。但她还在挣扎：“你愿意等我吗？我读完书会回来。”“不可能！”他铁着一张脸，“我要一个稳定的后院。”他看着她：“不会洋文怎么了，我年底就去加拿大，告诉你，不是去洗盘子，是去考察！”“我有奖学金，我不用去洗盘子，就算洗盘子又怎么了？洗盘子也是自食其力。”何霜终于爆发了，“什么考察？游山玩水的考察？你不过就是命好，可以堂而皇之地挥霍纳税人的钱……”一个巴掌落在何霜的脸上，她没有感觉到疼，只觉得彻心彻骨的寒冷。完了，彻底的完了！这样也好，刀落情断，决不藕断丝连。再也不用瞻前顾后了。

最后是娘家人出场。兄嫂轮番上阵也好，父母哭得两眼发肿也好，何霜的心真的成了南极的冰山，她不怒不哀地说：“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随便你们。韩辉是个好人，但是我还是要走，就算是灾难，我也要扑上去。”嫂子说得满嘴起泡也没解决问题，终于喊冤似的狂叫：“你太可恶了，关起门来玩阴